

六臣註文選

二二



大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書中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
魏武俱事漢薨周瑜魯

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爲司空召爲軍謀祭

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良同善注初孫策

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五臣本無亦字

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

善曰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

小第臣又為子章取賁女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公以

弟女配策之弟臣又為子章取孫賁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孤懷

此心君豈同哉齊曰孤曹公自稱豈同謂豈不同也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向曰言人心所由有改趣向者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作

心忿意五臣作氣危用成大變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翰曰因事緣情有所侵奪

取辱乃起瑕釁者心有怨忿心氣危勇用成大變變亂也謂下韓信若韓信傷心於失

楚彭寵積望於無異善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

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
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
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
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爲北道
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良曰韓信爲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爲淮陰侯信因此遂
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爲漁陽太守大將軍恃功
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
望遂反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

叛也

事之緣也

善曰漢書曰上立盧綰爲燕王初上如邯鄲擊

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二在
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綰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
以爲然廼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
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廼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
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旣斬豨其裨將降
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
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爲淮南王漢誅梁王彭
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

旁郡整息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
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
家發兵反銑同善注此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向曰將

權也骨肉兄弟也

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

恨

善曰楊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楊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

西壽春屬魏魏楊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翰

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今不屬本朝以為阻絕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棄舊情以致於怨恨乎蓋自逆曰道也淮陰韓信也抑遏劉馥

相厚益隆寧放往朱浮顯露之奏

善曰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

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

迎母寵遂反濟曰遏絕寧豈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請

伐吳而曹公常遏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恃功欲

為曹公作書

明露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乎奏謂進言於天子無匿張勝貸他故之變善

張勝有故於胡盧縮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為貳良曰張勝燕王盧縮之臣也同前段善注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

殺勝勝還報縮前意縮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勝而恩貸之故以為亂變言權無此皆是自為之也匪

有陰構賁音赫之告反固非燕銑曰淮南王英布陰謀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

王淮南之豐向曰言非與盧縮英布同事而忍絕王命明弃碩

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

交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翰曰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權所以絕命弃交實為

諂佞之人所構作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

象易為變觀古亂反善曰戰國策曰曹參殺人人有告曹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

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投紵而起濟曰乃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

而為之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五臣本無大字丈夫雄

心能無憤發五臣作發憤善曰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肯與南面稱孤同哉濟曰辯佞之人相

示以禍難之理動以辱恥之惡則雄心能無發憤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

王按劒作色而怒雖兵折舌地割猶不為悔人

之情也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彊韓之名臣竊為大

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劒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

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

也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秦

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

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

亦不悔此辯佞巧辭以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辟

反善曰楚辭曰竊悲中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

為曹公作書

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之臣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翰曰患謂敵國之患

難也忿恨謂恨敵國之未滅也

不能復遠度大孤心近慮事勢曰

孤心謂曹公之心

遂齋夷子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良

齋持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決計執翻然高飛之成議議謂衆言

加劉備相扇揚事

結豐連推而行之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向

通以為影援豐罪也相推而行行不臣也

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銑曰暢通也言我想

通孫權本心不願此事劉備扇揚而成

孤以善本作之字薄德位高任重幸

蒙國朝將泰之運翰曰往屬漢朝喪亂今幸將欲泰平也運會也

蕩五臣本作湯字

平天下懷集異類善曰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良曰

懷德而來也

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

異類謂夷狄

援生隙

善曰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親厚援比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隙離也

向曰姻

常恐海

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

善本作苞字

藏禍心陰有

鄭武取胡之詐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

鄭鄭人襲胡取之也

濟曰海內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為伐之胡君於是謂鄭之親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為我包藏禍

心有此謀之詐也

乃使仁君翻然自絕

翻然高舉遂自與我阻絕

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

更申前好

善曰小事忿恨前好謂婚

二族俱榮流祚

翰曰小事謂戰爭

我陰有詐謀

為曹公作書

後嗣

良曰二族謂曹孫也

以明雅素中誠之效

齊曰雅素猶平生也誠心

効勤也

抱懷數年未得散意

向曰抱此平生之懷三已上曰數

昔赤

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

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

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

善曰赤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

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銑曰赤壁同善注曹公此時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取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翰曰江陵同善注又云物盡穀殫殫移人還師非瑜侵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

五臣無取字

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

善曰言荊州之

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北翼取餘地耳列子孟孫陽謂禽
子曰有侵若飢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 向曰荆本
非吳分謂屬蜀也我與君謂曹仁弃城而走其地入吳也志
望益權國之地故曰非翼其餘也非相侵割者言無傷於孤也
冀望也

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

還之

善曰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荆州之上不復還我
哉 良曰我思計權止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遂

其志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還悔其心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

而誓朱鮪

榮美君之負累 瑞力豈如二子是以至情

願聞德音

善曰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
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

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
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
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
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
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
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銑曰高帝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以其設爵以延引也餘同善注言權負罪累何如二人也豈猶何也是以曹公見田朱之事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

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

善本作至字

九江貴欲觀湖

五臣本無湖字

澤

士交反又子小

之形定江濱

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

善本無也字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四年

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澤祖了切濟曰譙國各載東也九江江

流有九也澤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吳所略當移其人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安定之非有攻吳之計

將

恐議者大為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

故未肯廻情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己榮

之君臣議者大為己國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然智者之重以此事當未肯廻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

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

善曰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音者避

危於無形向曰達謂達理者規度兆見也

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

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

善曰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

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

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

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

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

輔氏也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伍子胥知吳王之

必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為麋

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疆彊盛請地於趙趙不

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弟智

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伯遂亡此乃慮未

形度未兆也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

兆也

善曰漢書曰云云同濟註濟曰穆生者漢楚王戊門下客

穆生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之穆生曰可逝矣王意怠也

為曹公作書

為曹公作書

穆生乃謝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事孝王孝王以爲上客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也穆生鄒陽皆不見禍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

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

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善曰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良曰四士謂子胥輔果穆生鄒

陽也此戒權通變以歸漢也

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

良君所

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

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

五臣本無也字計土地人力我豈

翰曰相少乏不

能遠舉兵甲割彼江外晏然懷毒者哉甚未然者言能取也

若恃水戰臨江塞要

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

向曰但論順逆不在要險故云

亦未必也

夫水戰千里情巧

口

萬端

銑曰謂水戰之情巧

越爲

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

其長難衛也

善曰左氏傳曰云云同翰註

翰曰越子伐

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勾

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爲左丞

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

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向曰言江河雖濶長遠難爲護衛亦不可恃也廣濶也

凡事有宜

不得盡言

良曰事有權時逐其所爲之此不得盡言也

將修舊好而張

形勢更無以爲

善本無爲字

威脅重敵人之心

善本無之

心二字

濟曰曹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敵人謂

權也

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

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

以增驕不足相動

向曰赤壁自引軍還而吳以爲勝我已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或起慰問之

書以納勤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持赤壁之役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也但明效古當自

圖之耳

翰曰但明古人之義當自謀之效學圖謀也

昔淮南信左吳之

策

善本有漢字

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

三夫不寤終為世笑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

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囂歸天水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請一九從東封函谷此萬世之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東觀漢記曰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為永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詳在前卷朱叔元書

銑曰同善注此

梁王不受

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

善本無仁字

君少留意焉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愛

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翰曰梁孝王不受謂出之餘同善注二賢梁王竇融也既覺其理也願權留意

若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善曰吳志曰張昭字子布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取謂殺也

好五臣本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

可觀濟曰坦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

保安全之福向曰謂不與兵甲也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

快哉利二好俱修也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